



赵尔丰

· 雪域将星梦

田闻一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赵家丰·雪域将星梦

田闻一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尔丰:雪域将星梦/田闻一著. —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5

ISBN 7-5410-2605-0

I. 赵... II. 田...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5491 号

赵尔丰——雪域将星梦

田闻一 著

责任编辑: 梅锦辉

装帧设计: 古 蓉

封面设计: 宋 旻 张 倩

插 图: 张 倩

责任校对: 培 贵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7

字 数: 335 千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10-2605-0/Z·157

定 价: 28.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028)86636418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工厂电话:028-87071239

地 址:成都市文家乡盐井村 11 组

作者简介：

田闻一，成都人，担任过部队单位写作组长、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后调至一家省级报纸长期担任副刊部主任、主任记者、编辑。现从事专业写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合同制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长篇纪实小说10部，获省和全国多项奖次。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随笔集《梦中流过的珍珠河》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张献忠——大西皇帝梦》，分别获巴金文学院“正森杯”、“诺迪康杯”文学奖。中篇小说《最后的晚宴》在全国首届“大红鹰”大奖赛中获唯一的中篇小说一等奖。



2004年8月，国际康巴艺术节在康定举办期间，本书作者（中）和著名作家马丽华（左），甘孜州州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怀林（右）在丹巴甲居寨采风时合影。

内容简介：

赵尔丰是清末四川最后一任总督。这位清朝的封疆大吏，是一个历史悲剧性人物，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也是一个中国文学画廊上不可多得、别具风采的人物。

他嗜杀戮，性残忍，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被川人称为“屠户”。

他经边七年，艰苦卓绝。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兴实业，办教育，大力推行各项建设，发展了康区的经济文化。

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他以高龄之身受命于危难之际，身先士卒，爬冰卧雪，百折不挠，粉碎了帝国主义勾结西藏上层企图分裂祖国的阴谋。

在轰轰烈烈的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中，在历史夹缝中，他虽然百般机变，但最终还是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被推上断头台，身首两异。

本书第一次全方位地，形象生动地把这个独特复杂的历史人物，推上了文学舞台。

(111)		赵屠户	章十
(112)		赵屠户	章十
(113)		赵屠户	章十
(114)		赵屠户	章十
(115)		赵屠户	章十

目 录

(116)		赵屠户	章十
(117)		赵屠户	章十
(118)		赵屠户	章十
(119)		赵屠户	章十
(120)		赵屠户	章十

引子：密林深处的较量	(1)
第一章 开杀戒，“赵屠户”由来	(9)
第二章 藩篱破，衔命西征	(43)
第三章 巴塘亮新招，杀戮攻心相交替	(68)
第四章 一夜白头的战争	(96)
第五章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23)
第六章 “西天双柱”，玉垒默契	(149)
第七章 受挫都在春风得意时	(174)
第八章 惊心动魄大角逐	(208)
第九章 堪布登珠火中涅槃	(243)
第十章 亘古未闻：兵送兵	(271)
第十一章 回关夜，雪落无声	(305)
第十二章 历史夹缝中的抉择	(343)
第十三章 图穷匕首现	(378)
第十四章 赵大帅以退为进	(396)
第十五章 成都在暴乱中呻吟	(415)
第十六章 跳出来的中流砥柱	(429)



第十七章 动人春色何须多	(446)
第十八章 雨城大决战	(465)
第十九章 扬眉剑出鞘	(485)
第二十章 雪域将星，今晨陨落	(505)

修订再版后记	(523)
--------------	-------

追求历史底蕴与文学品位——田闻一和他的

《赵尔丰——雪域将星梦》	(531)
--------------------	-------

第一章 赵尔丰的家族背景	章一 赵尔丰的家族背景
第二章 赵尔丰的早年经历	章二 赵尔丰的早年经历
第三章 赵尔丰的军事生涯	章三 赵尔丰的军事生涯
第四章 赵尔丰的文学创作	章四 赵尔丰的文学创作
第五章 赵尔丰的为人处世	章五 赵尔丰的为人处世
第六章 赵尔丰的“日边西”	章六 赵尔丰的“日边西”
第七章 赵尔丰的“日边西”	章七 赵尔丰的“日边西”
第八章 赵尔丰的“日边西”	章八 赵尔丰的“日边西”
第九章 赵尔丰的“日边西”	章九 赵尔丰的“日边西”
第十章 赵尔丰的“日边西”	章十 赵尔丰的“日边西”
第十一章 赵尔丰的“日边西”	章十一 赵尔丰的“日边西”
第十二章 赵尔丰的“日边西”	章十二 赵尔丰的“日边西”
第十三章 赵尔丰的“日边西”	章十三 赵尔丰的“日边西”
第十四章 赵尔丰的“日边西”	章十四 赵尔丰的“日边西”
第十五章 赵尔丰的“日边西”	章十五 赵尔丰的“日边西”
第十六章 赵尔丰的“日边西”	章十六 赵尔丰的“日边西”
第十七章 赵尔丰的“日边西”	章十七 赵尔丰的“日边西”
第十八章 赵尔丰的“日边西”	章十八 赵尔丰的“日边西”
第十九章 赵尔丰的“日边西”	章十九 赵尔丰的“日边西”
第二十章 赵尔丰的“日边西”	章二十 赵尔丰的“日边西”

丰城

——

引子：密林深处的较量



引子：密林深处的较量



傍赤水河，在川南地图上隆起一带褐红。这里有古蔺、叙永等二十五县，沟渠纵横，岭簇峰拥，浩瀚无垠，形势险要，苗汉杂居。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冬天。

难得的冬阳冉冉升起。葱茏秀丽的苗山如同一位刚刚出浴丰满合度的美丽村姑，处处散发着健康、清新、甜润的气息。一只苍灰色的山鹰，平展长长的双翼，像枚铁钉，静静地钉在苗山白云缭绕的晴空中。

盘山道上出现了东一屯民团一行五人。他们一律身着窄袖紧身的黑衣黑裤，头戴瓜皮帽，脑后拖根毛根^①，肩着枪，走得一摇一晃的，在这难得的冬阳里满是惬意。看得出来，他们惯走山路，神情凶狠，衣着规整，武器也好，绝不同于川内一般意义上

① 毛根：四川俚语，即辮子。



的民团。但不知为什么，四个肩着枪的团丁，慢慢腾腾走在后面磨磨蹭蹭，与前面的那个肩挎连枪，雄赳赳走路连风都刮得起来，像是要去赶什么盛会似的小头目模样的人走得离山吊水，越吊越远了。

“哎——竹杆，螃蟹，走快点，麻糖粘着胯了吗?!”快步走在前头筋绷绷的小个子头目停下步，转过身来，横眉吊眼地看着与他吊了一截路的团丁，叫着其中两个人的绰号，大声骂起来：“清早白晨的，咋一个二个害了瘟似的，昨天晚上是爬到哪个烂婆娘的身上，是整多了，还是咋的，这就来不起了?”

他叫杨八，绰号杨格蚤^①，东一屯民团的一个小队长。他虽长得又矮又瘦又小，却生性凶暴好斗，深得上司喜欢，是个远近闻名的亡命徒。他的打扮很滑稽，黑纱包头，额前打个英雄结，外罩一件青布滚衫，腰系黄绸缎带，斜挎一支枪把上飘着红绸飘带的连枪，恍然戏台上的武生，却总是不中不西，不今不古。

“哎，队长!”被杨八唤作“竹杆”的那个团丁又瘦又高，听喊咳咳耸耸紧走两步，肩上那支九子快枪似乎不堪重负。“恼火哟!”竹杆嘟囔道：“傅大爷发话，要你我今天去苗沟，非把税钱给他收到不可。他倒是说得轻巧，挠根灯草——有那么容易?队长，你也晓得，苗沟头那些人是抱成团的，鸭子头上的毛——不好打整。虽说今天队长你亲自出面，我怕也是去惹得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去，就要惹到大老圈、小老圈兄弟这两个煞星!”说着摇头，叹气，一副苦不堪言的神情。

“对头!”跟在竹杆后面那个又矮又胖，横起走路，被唤作“螃蟹”的团丁，瘪了瘪阔嘴，对要他们去苗沟收税的傅华封表

① 格蚤：跳蚤。

丰茂

示了不满，“他傅华封原来是我们的团总，对苗沟的凶险又不是不晓得。咋个一当上赵道台的师爷，口气就变了，架子也大了，像撵狗一样把我们朝苗沟里撵？为了巴结赵道台，立功，傅华封简直就不把你我弟兄当人对待！”

走在后面的两个团丁也发泄了同样的不满。

“你几个咋个说起苗沟就这样虚？”杨格蚤边走边提劲，“今天老子亲自出面，你们还虚，虚啥子？我今天倒要看看大老圈、小老圈兄弟有好凶？看是他们凶，还是老子凶？不怕那些虾子横扳顺跳，未必他们就不怕掉脑袋？自赵道台来以后，辣手定乾坤，几板斧砍下来，哪个还敢不皈依服法？傅大爷说了，苗沟的税收不收得起来，所有的干人^①都站在一边看。惟其如此，今天苗沟的税，无论如何，多多少少总要收一些，决不能虚火。傅大爷还说了，弄得巴适，回去后重赏你几个。要钱给钱，要大烟给大烟。”

竹杆是个烟鬼，听杨八这样说，烟瘾发了，又抹鼻子又挤眼睛，赶紧给队长粉起：“杨队长你今天亲自出马，还有啥子说的，保险弄得巴适。”

“螃蟹”们也不落后，纷纷恭维杨八：“杨队长是对红心。不然，傅大爷咋个点你的将呢！”

“队长你咋说咋做，一会儿见了大老圈、小老圈兄弟，我们保险不得拉稀摆带扯怪叫。”

“你几个跟着老子不得拐！”杨八听了这些恭维，更得意了，他边走边拍着屁股上的连枪，大话连天，“你们以往一说到大老

① 干人：穷人。



圈、小老圈兄弟，脚杆都打闪闪。老子今天就要看他们有好歪^①？若说是他们在老子面前横扳顺跳，不听招呼，看老子不把他们的脚筋抽了！”

说时他们下了山，进到了苗沟。

逶迤的苗沟纵横百里，两边是渐渐起伏开来伸向远方的山岚和山岚上黑苍苍的森林。在起伏的山岚和苗沟交接间是一带缓坡，缓坡上有稀稀落落的庄稼地。寥落的茅草屋破败，星星点点地隐没在幽篁翠竹中，像是一朵朵黑色的蘑菇，在金阳照射下，显得越发没有生气。风吹过，林涛滚滚呼啸。苗沟处处散发着一股博大、悠远、亘古、深邃、凄凉的气息。

过藤桥，越黑龙溪，爬上一个陡坡就是罗家寨了。

“那就是大老圈、小老圈彭汉章、彭友章兄弟的家了吧？”杨格蚤停下步来，在金阳下眯起一双金鱼眼，指着隐约可见的林木深处的一间板壁茅草屋问。

“就是。”竹杆说时，谈虎色变地噓了口气。

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河一带，彭家兄弟可谓鼎鼎有名，令官家头痛不已。他们兄弟是当地“龙会”^②首领，有胆有识，侠肝义胆，敢带千人抗官家下达的苛捐杂税。杨八一行人说时来到一棵虬枝盘杂的大榕树前。这株大榕树很有些树龄，很是苍老了。它一生长满淡绿色的苔衣，寄生的藤蔓从枝桠间垂下来，像一个饱经岁月沧桑的老人。

影子一晃，一个人倏地挡在了路前。

“你们是来找我的吗？”人到声到。来人四十来岁，身材高

① 歪：厉害。

② 龙会：哥老会。

大，声音洪亮，黑红面庞，漆眉，亮目，身上穿件光板羊皮袍，说时顺手将背在背上的一枝双筒猎枪抄在手中。

“是大老圈！”螃蟹团丁蛇咬了似地一声惊叫，杨八一行赶紧闪到大树后。

“哈哈哈！”彭汉章扬头仰声大笑起来，那笑声似乎要把心中对官家的仇恨和轻蔑都倾泻出来。

“大老圈！”杨八看彭汉章并没有动武的意思，他镇定了下来，色厉内荏地说，“老子今天就是来找你，问问你东西有几个脑袋，竟敢带头领起人抗捐抗税？以往我们派来收税的人，被你杂种带人像撵狗一样撵。老子今天亲自来，看你咋说？若说是再不交，老子今天将你家的锅儿砸了当铁卖！”

“杨格蚤，我就是等你来！”彭汉章说时指着闻讯赶来的乡亲们，“是我们不交税吗，还是你们烂刮地皮？你让乡亲们说说，你们的税都收到哪年了？”

围拢上来的乡亲们义愤填膺，议论纷纷：

“而今是光绪二十九年，你们的税都收到光绪一百年了。”

“鸡骨头上刷油，还要不要人活了？……”

杨八退后一步，鼓起眼睛，指着彭汉章威胁：“好，大老圈，你跟我走。”

“走？可以。”小老圈彭友章站了出来，指指周围的穷乡亲们，“你们说，杨格蚤平白无故就要把人弄走，大家答不答应？”

“不得行！”千人百众齐声答应，吼声如雷。

“杨格蚤，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怕是想走也走不脱啊！”

双方僵持起来了。

太阳高高地挂在苗沟上空，血色就要涌出来了。杨格蚤一行来苗沟强行收税，还要抓人的消息像是长上了翅膀，顷刻间传遍



了百里苗沟。先是罗家寨骚动起来，继而整个苗沟都骚动了，男女老少喧嚷奔腾而来……快中午时分，百里苗沟成千上万的人个个眼里放射出仇恨的火焰，将杨八一行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杨八不愧是个亡命徒。他不惊不诧，用手指着大老圈恶狠狠地单挑：“俗话说，人多为强，狗多为王。大老圈，我也不怕你们人多。我只问你一句，今天的税，你究竟是交，还是不交？”

“钱，没有！”彭汉章说时，用一只大手在胸上砸地一拍，“今天我是人一个，命一条，你说咋办吧？”

“你硬是矮子过河——淹（安）了心！”杨八说时偏着头，盯着彭汉章转圈，像头随时要扑上去吃人的嗜血的狼。

“这样子！”杨八自恃仗勇斗狠，想出了一个恶毒的主意，“你实在不交，也可以。那我们就来打个死赌，不晓得你敢不敢，有没得这个胆子？”

“笑话，你都敢，我还不敢？敢！打啥子赌，活赌还是死赌？你说，我随便你。”

“你我背过身去，同时朝前头走。数到一百步，转过身来，朝对方各打一枪，三枪为结，打死哪个哪个遭，敢不敢，有没有这个胆子？”

“算事。”彭汉章毫不犹豫，斩钉截铁。

“哥，要不得！”彭友章首先反对，“官家的心比锅烟还黑，晓得他们要搞些啥子名堂！”

“汉章，你不要那么傻！”乡亲们纷纷劝阻。彭汉章却毫不理会，执拗地大步走过去，同杨八背靠背站在一起，然后，口中数着数，朝正对着自己那丛绿油油的箭竹走去。

场上顿时清风雅静，大家全都凝神屏息，注视着决斗双方的一举一动。

“一百！”彭汉章老老实实数到一百，转过身来时，杨八已抢先一步转身、出枪，狞笑着将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了彭汉章。

“杨格蚤不要脸！”

“这不公平，该汉章打第一枪！”……千人百众打抱不平的呼声，将围在中间的五个持枪团丁吓得团团转。

“你打——！”不意彭汉章挥手制止了为他打抱不平的乡亲们，“唰”地一把拉开衣襟，亮出结实的黑黝黝门板似的胸脯，用手在胸膛上拍得咚咚响，“杨格蚤，你朝这里打。哪个眨一下眼睛，哪个是龟儿子！”彭汉章轻蔑地看着东一屯民团这个一向估吃霸赊，以争强斗狠出名的杨格蚤，扬起一副浓眉，方正黑红的脸庞，因为激动而变得通红，显出格外的自信、刚愎、剽悍和不可摧折的意志。

杨格蚤的脸倏地一下吓黄了，端着枪、抖着手，红着眼，像一个急欲得手的赌徒，“砰、砰、砰！”对彭汉章连发三枪。

三枪过后，彭汉章毛都没有掉一根。

“杨格蚤你说话算数，不准再打，该我哥打了！”小老圈彭友章不谙杨格蚤如此无耻无赖，哥哥命大福大，躲过一劫，心中暗喜，喝住先开枪的杨格蚤。

“汉章，该你了。”乡亲们提醒兀自站在那里，岿然不动的彭汉章。

乡亲们话未落音，小老圈彭友章见哥哥还不动手，急了，将手中的猎枪一举，只听“噗”地一声，将一只从他头上飞过的麻雀打了个对穿角，落在地上。

小老圈这一枪示警，将杨格蚤和他的团丁们镇住了，吓住了。

“杨格蚤，看枪！”大老圈一笑，只手举起枪来。



“哎呀！”杨八杨格蚤知道大老圈枪法厉害，怪叫一声，撒腿想跑时，彭汉章手中那杆蓝莹莹的猎枪枪管在阳光下一闪，冒起一团火光——“砰！”杨格蚤倒在地上立毙，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团丁们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下，举起枪来连喊：“大爷饶命！”

“留枪不留命，留命不留枪！”小老圈同乡亲们一拥而上，将吓昏了的团丁们的枪一一缴了。

“给你们赵道台带个话回去。”大老圈指着跪在地上的团丁们，“我们苗沟人穷得叮当响。要他不要将我们这些干人往死路上逼。俗话说，兔子逼慌了都要咬人，希望赵道台放我们干人一条生路！”

“一定，一定！”

“好好好。”

“算事，算事。”

团丁们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

“把杨格蚤的尸体抬回去。”被缴了枪的团丁们拔腿要溜时，小老圈彭友章喝住他们，嗤笑一声，“我们是要你们手中的枪，不要杨格蚤的尸体在这里沤蛆。”

“是是是。”在苗沟人的嘲笑中，团丁们连连点头，砍下两根楠竹，做了副简易滑杆，抬上杨八的尸体，连滚带爬滚出了苗沟。

第一章 开杀戒，“赵屠户”由来



寒风瑟瑟，夜幕低垂。

占了古蔺县城半条模范街的道台临时行辕，此时已被黏稠浓黑的夜幕裹紧。白天的森然现在是看不到了。夜的剪影中，这座高墙大院现在显现的是一种幽深、神秘的气氛。苗沟事件发生后，赵尔丰闻讯甚为震怒，立刻率领人马离开道府所在地泸州，杀来古蔺，驻镇亲剿。县衙成了他的临时行辕。

在这深夜时分，行辕已静。但道台大人住的后院一套精巧的小院里，此时仍亮着灯。勤于王政，常常夤夜挑灯披阅公文或是策划治理事要的赵尔丰像往日一样，尚未安息。书房那扇雕龙刻凤，裱糊着雪白夹江宣纸的窗棂上，映现着赵尔丰不时走动的身影。一缕晕黄的灯光，朦朦胧胧地从窗棂里泄出来，洒在窗外几丛秀竹上。于是，此时看不见翠绿颜色的秀竹显出油润，叶片上闪着斑驳的微光。花径上，假山后，鱼池边不时闪现往返侦巡着夜间警戒的士兵身影。他们身上所佩的刀枪偶尔同什么硬物相碰



发出的轻微的金属铿锵声，在这寒冷的冬天深夜时分，听起来越发令人悚然惊心。

上任不久的永宁道道台赵尔丰，站在窗前，似乎在凝思什么。跳动的烛光下，他蹙着一副很有杀气的浓眉，凝然不动，神情森然，恍然是在地上钉了一根钉子。

在他的身后，硕大的公事桌旁边，一盏枝子形黄铜烛架上，高低错落的四只大红蜡烛燃得正紧。借着跳跃闪烁的烛光可以看清，赵尔丰个子不高不矮，体格笃实。他五官端正，棱棱的鼻梁，一双眼睛不仅有神，而且有股杀气。护在嘴上的胡子又浓又密又长，分成两络弯垂过口，足有三四寸长，下须稀疏，衣着朴实随意。在这寒冷的冬夜，他身穿一件及地的玄色棉绸袍，外罩一领一裹圆金边深蓝马褂，屋中也没有烧火盆。整个看去，新任永宁道道台很精神，也很俭朴。若不是头发半白，简直看不出他已然是年届花甲了。

这位新任永宁道道台是很有些来历的。历史上，赵家同朝廷关系很深，他们祖居关外铁岭，因先人忠于清，入了旗籍，从龙入关后，其父根据旗人习惯，去掉赵姓，只称文颖，道光二十四年（1845）进士，任山东知府。咸丰四年（1854）因抵抗太平军，文颖死于阳谷县任上。清廷特“优恤、立专祠、予世职。”赵尔丰四兄弟，大哥尔震，字铁珊；二哥尔巽，字次珊，大哥二哥同是同治十三年进士。弟尔萃是光绪十三年进士，尔丰行三，字季和。四兄弟中，独尔丰以纳捐走上仕途，先是分发山西，为他的顶头上司按察史锡良发现看中。年前，锡良升任川督，他随锡良入川，官授永宁道。时任鄂督的二哥赵尔巽，以进士而御史，而总督，是封疆大吏中公认的能员。但在了解赵尔丰的锡良看来，赵家四兄弟中才干数尔丰为最，他多次向朝廷密保尔丰，